

毫無疑問，這是一間老房子，整個廣場都是古老的，在教區裏，人們經常會遇見像它那樣不合時宜的威嚴而古老的東西。但是，19號給人的印象是古老中最古老的；它具有那種真正的家長似的莊嚴；它高聳著，是灰色中的最灰色，傲慢中的最傲慢，冰冷中的最冰冷。嚴肅，冷峻，以及帶著那種所有房子在長時間內無人居住所特有的荒蕪印記，它傲視著其他建築物。

在別的教區中，它肯定被自由地定義為「鬼屋」了，但是，韋敏斯特是一個不受鬼神歡迎的地方，在那裏，鬼神很少被看作是可以尊敬的東西，除非是在「郡出身的貴族」的屬地。所以，第19號從來沒被認為是一棟鬼屋，但是，它仍然被荒置在那裏，一年又一年，要麼就廢置，要麼就出售。

蘭開斯特太太一邊跟在滔滔不絕的房屋代理人身後往上走，一邊用讚許的目光打量著這棟房子。那位代理人正用著一種引人發笑的態度，努力要把19號房子從他的手中賣出去。他把鑰匙插了進去，一邊繼續著他那充滿欣賞意味的介紹。

「這棟房子已經廢置多久了？」蘭開斯特太太問道，非常唐突地打斷了代理人滔滔不絕的話流。

拉迪斯（拉迪斯·福普洛）先生變得有點兒驚慌失措。

「呃——呃——有一段時間了。」他溫和地說道。

「我也覺得是這樣。」蘭開斯特太太冷冷地說道。

朦朧的大廳裏瀰漫著一種陰森的氣氛，看到這些，富有想像力的女人肯定會發起抖來，但是，這個女人恰好是一個卓越實幹的人，她長著高高的個子，一雙冷冷的藍眼睛，漆黑的頭髮中摻雜了一兩根白絲。

她從房子的閣樓走到房子的地窖，並不時地提出一兩個中肯的問題。審查結束後，她回到前面的房間裏，看著下面的廣場，用堅毅的態度直視著代理人。

「這棟房子出了什麼問題？」

拉迪斯先生吃了一驚。

「當然，一棟沒有裝修的房子，總是多多少少有點陰暗的。」他無力地搪塞著。

「胡說，」蘭開斯特太太說道，「這樣的房子只要如此低的租金——純粹是名義上的，裏面肯定有原因。我猜想，這棟房子是不是一棟鬼屋？」

拉迪斯先生嚇了一跳，有點兒慌慌張張的，但是，他什麼也沒說。

蘭開斯特太太的眼睛尖利地盯著他。過了幾分鐘，她又說道：

「當然，那都是些胡說八道，我就不相信鬼神一類的東西，而且，從個人角度來說，那也不會阻礙我買下這棟房子。但是很不幸，僕人們，他們非常輕信，並且很容易就被這些嚇倒，你最好就告訴我真正的原因——是什麼使得這個地方被荒置的。」

「我——呃——我真的不知道。」房屋代理人結結巴巴地說道。

「我敢肯定你知道，」這位夫人平靜地說道，「如果，你不告訴我真正的原因，我就不會買下這棟房子。是什麼？因為出了殺人犯？」

「噢！不是的，」拉迪斯先生叫道，被這種與廣場的尊嚴非常不符的想法嚇了一跳。「這只是——這只是因為一個孩子。」

「一個孩子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我不知道這個故事的確切情況，」他不情願地繼續說道，「當然，它有各種各樣的版本，但是，我相信，大約在三十年前，有一個叫作威廉的人買下了 19 號房子。關於他，人們一無所知。他沒有僕人，也沒有朋友，白天他很少出去，他有一個孩子，一個小男孩。搬到那裏大約兩個月以後，他就到倫敦去了，以後，他很少出現在這個教區裏，直到他被人認了出來，他牽扯到一些案件中，是一個被警察‘追捕’的逃犯——確切怎樣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，肯定很嚴重，因為，與被捕入獄相比，他選擇了自殺。而那個孩子還住在那裏，一個人孤零零地住在那所房子裏。他有點糧食，還可以支撐一段時間，他天天等待著他爸爸的歸來。非常不幸，他時刻都緊緊記住父親吩咐他的話，他絕對不離開那所房子，也不對別人訴說。他是一個虛弱、多病的小傢伙，而且，從來不會反抗命令。到了晚上，鄰居們，還不知道他爸爸已經離開了，他們經常聽到他一個人在空寂可怕的房間裏哭泣。」

拉迪斯先生停了一會兒。

「而且——呃——最後，這個孩子餓死了。」他用那種宣告天就要下雨的口吻把故事結束了。

「那麼，在這間房子裏出沒的就是這個孩子的鬼魂了？」蘭開斯特太太問道。

「說真的，那一點兒也不重要，」拉迪斯先生趕緊向她保證道，「什麼也沒有看到過，沒有誰看到過，只是有人這麼說而已。當然，這很荒謬，但是，他們說他們真的聽到了——那個孩子——在哭泣，你知道的。」

蘭開斯特太太朝著前面走去。

「我非常喜歡這棟房子，」她說道，「價錢這麼好，我幾乎不需要花費什麼。我考慮一下，然後再給你答覆。」

「它看起來真的非常亮麗堂皇，不是嗎，爸爸？」

蘭開斯特太太用讚許的眼光視察著她的新領地。華麗的地毯，打磨得嶄新發亮的家具，還有各種各樣裝飾用的小玩意兒，把 19 號房子的陰暗一掃而光。

她正朝著一個瘦弱的老人說話。老人的腰有點兒彎，雙肩略微傾斜，長著一張高雅而神秘的臉。溫伯恩先生不像他的女兒。事實上，再也沒有比女兒卓越實幹而父親富於幻想之間的反差更大了。

「是的，」他微笑著回答道，「沒有人會想像得出，這房子是一棟鬼屋。」

「爸爸，不要胡說！而且，這是我們搬進來的第一天。」

溫伯恩先生笑了。

「那好，我親愛的，我們同意沒有什麼鬼神之類的東西。」

「而且請你，」蘭開斯特太太繼續說道，「不要在傑弗里前面說這些，因為他是那麼地喜歡幻想。」

傑弗里是蘭開斯特太太的小男孩。這個家庭由溫伯恩先生、他的寡婦女兒和傑弗里組成。

天開始下雨了，雨點敲打在窗戶上——辟啪，辟啪。

「听，」溫伯恩先生說道，「那像不像輕輕的腳步聲？」

「那更像是雨聲。」蘭開斯特太太說道，並微笑著。

「但是，那，那真是腳步聲。」她的父親叫道，並彎下腰去聽。

蘭開斯特太太爽朗地笑起來。

溫伯恩先生只好也笑了。他們在客廳裏喝著茶，他背對樓梯坐著，現在，他把椅子轉過來，朝樓梯望去。

小傑弗里正走下來，走得非常緩慢而且安靜，帶著孩子特有的那種對陌生環境的惶恐。橡木做的樓梯剛漆過，還沒舖上地毯。他走了過來，站在母親的旁邊。溫伯恩先生微微吃了一驚，當孩子走過地板的時候，他清楚地聽到了樓梯上有另一串腳步聲，似乎有人跟著傑弗里。那是一種拖拖拉拉的、非常輕微的腳步聲。但是，他懷疑地聳了聳肩。「雨聲，毫無疑問。」他想到。

「我在看海綿蛋糕呢。」傑弗里說道，他的樣子就像是指出一個有趣的事實那樣美妙而超然。

他的母親趕緊把話題接了過來。

「嗯，乖孩子，你怎樣看待你的新房子？」她問道。

「很多，」傑弗里嘖嘖地回答道，嘴巴塞得滿滿的，「磅餅磅餅磅餅。」最後一句話明顯地表達了他深深的滿足，之後，他陷入了安靜中，好像是儘可能看它最後一眼的人那樣，只關心海綿蛋糕是不是被移走了。

吞下最後滿滿的一口後，他突然開始大說起來。

「噢！媽媽，這裏還有閣樓呢，簡說的。我可以馬上去那裏探險嗎？那裏肯定有一個密室，簡說那裏沒有，但是，我想那裏肯定有，而且，不管怎樣，我知道，那裏肯定會有管子，水管（滿臉失神入迷的表情），而且，我可以玩玩它們，而且，噢！我可以去看看鍋——鍋爐嗎？」他把最後一個字拉得長長的，滿臉都是顯而易見的狂喜，以致於他祖父都對他這種幼年期的無比開心感到了羞恥，在他腦海裏浮現出這樣的一幅圖畫，畫裏面，熱水不熱了，還有一大疊沉甸甸的要付給管道工的賬單。

「我們明天再看閣樓吧，親愛的，」蘭開斯特太太說道，「想像一下，你用你的磚頭建造了一棟非常漂亮的建築物，或者一個發動機。」

「我不要造‘盤子’。」

「是房子。」

「房子，我也不要造‘挖動機’。」

「那麼，就造一個鍋爐吧。」他的祖父建議道。

傑弗里很高興。

「用管子來造嗎？」

「是的，用一大堆管子。」

傑弗里開心地跑出去搬他的磚頭。

雨還繼續下著，溫伯恩先生在聽。是的，他聽到的肯定是雨點聲，但是，那真像是腳步聲。

那天晚上，他作了一個奇怪的夢。

他夢到自己走過一個教區，在他看來，那個教區似乎是一個很大的城市，但是，那是一個孩子們的城市，那裏沒有成年人，除了孩子，什麼也沒有，只有孩子，一群又一群的孩子。在夢裏，那些孩子衝到這個陌生人跟前，叫道：「你把他帶來了嗎？」看來，他似乎明白他們要的是什麼，他悲傷地搖搖頭，看到這時，孩子們轉身跑開了，他們開始哭泣，非常悲苦地抽泣著。

城市和孩子們漸漸模糊了，他醒了過來，發現自己正躺在床上，但是，哭泣聲仍然在他耳邊回蕩，儘管他已經完全清醒了，他仍然能夠清清楚楚地聽到那些哭聲。他記得傑弗里是睡在下面的那層樓裏，但是，那些孩子的哭聲卻是從上面傳下來的。他坐了起來，劃了一根火柴，哭泣聲馬上停止了。

溫伯恩先生並沒有把他的夢境以及它的結局告訴他女兒。那不是他的幻想在開玩笑，他堅信，事實上，在那以後不久，他又在白天聽到了那種哭聲，好像是風刮進了煙囪，但是，這不是風聲——而是清清楚楚的哭聲，不會聽錯的；是那種令人同情並且心碎的哭泣聲。

同時他還發現，他不是唯一聽到這種哭聲的人。他無意中聽到了女僕對客廳僕人說，她覺得那些保姆對小主人肯定不好，那天早上，她聽到了他在小聲哭泣。但是，傑弗里走下來吃早飯和午飯時，神情裏充滿了健康和開心。溫伯恩先生知道，那不是傑弗里在哭泣，那些哭泣聲，是那個不止一次用拖拖拉拉的腳步聲使他吃驚的孩子發出的。

只有蘭開斯特太太一個人，什麼也沒有聽到，她的耳朵或許不適合於接收另一個世界的聲音。

但是，有一天她也被嚇了一跳。

「媽媽，」傑弗里悲哀地說道，「我希望，你同意我和那個小男孩一起玩。」

蘭開斯特太太從寫字台上抬起頭來，微笑地看著他。

「親愛的，什麼小男孩？」

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他住在閣樓裏，坐在地板上哭泣，但是，他看到我的時候，他就跑開了，我想他很害羞（帶著一點自豪和滿足），他不像是個強壯的孩子。然後，當我在嬰兒房裏做著我的建築時，我看見，他站在門口盯著我玩，他看起來是那樣的寂寞，似乎，他很希望和我一起玩。我說：‘來，我們一起建造一個「挖動機」吧。’但是，他什麼也不說，只是看著，那神情就像是一——就像是盯著一大堆爸爸不許他碰的巧克力一樣。」傑弗里歎了口氣，顯然，他已經開始對那個小男孩滿懷了人性的悲憫。「但是，當我問簡那個小男孩是誰，並且

告訴她我希望和他一起玩時，她說這間房子裏沒有別的小男孩，她要我別再講那些淘氣的話了，我一點也不喜歡簡。」

蘭開斯特太太站了起來。

「簡說得對，這裏沒有別的小男孩。」

「但是，我看見他了。噢！媽媽，讓我和他一起玩吧，他看起來真的非常寂寞，非常不開心，我真的希望可以做什麼，可以‘使他開心點兒’。」

蘭開斯特太太正準備說話，但是，她的父親搖頭制止了她。

「傑弗里，」他非常溫柔地說道，「那個可憐的小男孩很寂寞，或許，你可以做些什麼來安慰一下他；但是怎樣做，你必須自己想方法——就像是猜一個謎——你明白嗎？」

「那是因為我強壯嗎？我只能自己一個人做嗎？」

「是的，因為你強壯。」

當孩子離開房間之後，蘭開斯特太太忍無可忍地轉向她父親。

「爸爸，這真荒謬，你鼓勵一個孩子去相信那些僕人的閒言碎語！」

「僕人們什麼也沒對孩子說過。」老人溫和地說道。「他已經看到了——但是，我聽到了，如果我是他那樣的年齡，我也會聽到看到的。」

「但，這都是胡說八道！為什麼我就看不見聽不到？」

溫伯恩先生笑了，笑得奇怪而且疲倦，但是，他沒有回答女兒的問題。

「為什麼？」他的女兒繼續問道，「而且，為什麼你告訴他，他可以幫助這個——這個——小東西。這——這根本就不可能。」

老人用沉思的眼光看著她。

「為什麼不可能呢？」他說道，「你還記得那些的歌詞嗎？」

在黑暗中，是什麼樣的燈具被賦予了天命，去引導那些蹣跚摸索的孩子們，‘瞎子的天賦。’上帝回答道。」

「傑弗里就具有這種——瞎子的天賦。所有孩子都具有這種天賦，只有當我們長大以後，我們才喪失了它，我們才把它從身上掃除出去。有的時候，當我們很老了，一些微弱的光亮也會重新點燃我們，但是，這盞燈在孩提時代燃燒得最亮。這就是為什麼我想，傑弗里可能會對它有所幫助。」

「我不理解。」蘭開斯特太太無力地喃喃道。

「我也不理解。那個——那個孩子遇到了麻煩，他希望——希望得到解脫。但是，怎樣才可以得到解脫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——想起來真可怕——它把心都哭出來了——這個孩子。」

這次談話後的一個月，傑弗里患上了一場非常嚴重的病。那時東風刮得非常猛烈，而且，他也不是一個很強壯的孩子。醫生搖著頭說孩子的病已經非常嚴重了，而對溫伯恩先生，他更為坦白，他明白地承認已經沒什麼希望了。「這個孩子活不大了，不管如何努力。」他又補充道：

「很長時間以來，他一直患有嚴重的肺病。」

在看護傑弗里的時候，蘭開斯特太太開始慢慢地感覺到那個——別的孩子

存在了。剛開始的時候，那些哭泣聲和風聲還不大能分得清楚，但是，漸漸地，它們越來越清晰，越來越無庸置疑。最後，蘭開斯特太太在死一般的寂靜中也聽到了：那是一個孩子的哭泣聲——陰暗，無望，令人心碎。

傑弗里的狀況越來越壞了，在昏迷的時候，他不停地。一次又一次地對那個孩子說話：「我真的希望可以幫助你離開，我真的希望！」他叫道。

昏迷過後，傑弗里就陷入了沉睡之中，他非常平靜地躺著，呼吸沉重，似乎已經毫無知覺了。除了耐心等待和密切注視之外，再也不能做什麼了。接著是一個平靜的夜晚，空氣清新且寧靜，沒有一絲風。

突然，孩子驚醒了，他睜開了眼睛，繞過他的母親朝門口望去。他試圖說些什麼，母親彎下腰聽他喃喃低語：

「好的，我就來。」他小聲說道，接著，又昏睡了過去。

母親突然感到無比的恐懼，她穿過房間跑到她父親那裏。在他們身旁的某個地方，有個孩子在大聲笑著，笑得非常開心，而且滿足，銀鈴般的得意洋洋的笑聲在房間裏回蕩。

「我很害怕，我很害怕。」她呻吟著。

他用手圍住她、保護她。突然猛地刮來一陣狂風，使得他們兩個都吃了一驚，但是，狂風過後，留下的，又是剛才那種死一般的寧靜。

笑聲停止了，一陣微弱的聲音慢慢地向他們爬過來，非常微弱，幾乎都聽不到了，但是，它越來越響亮，直到他們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來，那是腳步聲——輕微的、慢慢離開的腳步聲。

辟啪，辟啪，它們走了——那些熟悉的、拖拖拉拉的、細細的腳步聲。然而——肯定沒錯——突然，又有另一個腳步聲加了進來，它走得又迅速又輕快。

接著，它們用一致的步伐，一起朝著門口走去。

往下，往下，往下，經過門口，關上門，辟啪，辟啪，看不見的孩子們的腳步一起往前走著。

蘭開斯特太太瘋狂而絕望地聽著。

「他們是兩個——是兩個！」

她的臉色由於恐懼變灰了，她朝著角落裏的嬰兒床撲去，但是，她父親溫柔地阻止了她，並指著遠處。

「在那裏。」他簡單地說道。

辟啪，辟啪——聲音越來越微弱、模糊。

最後，是——無邊的寂靜。

----- (完)